



仁獄類編卷之十九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男 昌祚續輯

甥韓起龍校梓

不私 凡八則

夫法不可以徇私私也亦不可以不私私也以
徇私私者徇私之心爲私固私也以不私私者
徇不私之心爲私亦私也孔子之告葉公曰父
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此天理人情之

仁獄類編卷之十九

乙

直方堂

至雖私也而不害其不私也知此義則臯陶執
之固法也舜竊負而逃亦法也法行自近固法
也議親議貴議故亦法也要以法行而不傷恩
恩全而不害法斯謂仁之至義之盡古聖人制
刑之中固如此爾不然而賊恩以明法法則得
矣如恩何又不然不忍以法傷恩而輒以身徇
法法則得矣如身何此異端刻核之術君子所
不道然其志亦可矜也爰彙不私

過殺伏劔死

李離為晉文公司理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
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離曰
臣居官為長不與史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
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
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邪離曰理有法
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
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按離
冀以悟居之慎刑耳
惜文公之不終悟也

子文刑族人

仁獄類編 卷之十九

二 直方堂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聞其令尹之族
也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遂致其族人於廷理
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國人聞
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與作歌曰子
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
方正公平

縱父還自刎

石奢相楚昭王道有殺人者相追之廼其父也縱
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

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不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法誅子殺人

墨者有鉅子腹綽，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其以此聽寡人也。腹綽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綽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蘇章按故人

東漢蘇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贓私狼籍。章始至，與飲，權甚，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酒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按正其罪，州境肅然。

苟晞不貸弟

晉苟晞都督青兗諸軍事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爲將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求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

仁瑀戮兄子

宋馮仁瑀遷瀛州防禦使兄子嘗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宿憾但誤爾願以過失殺傷論仁瑀曰我爲長吏而兄子殺人此怙勢爾非過失也豈敢以私親而亂國法哉卒論如律

仁獄類編

卷之十九

四

一直方堂

虞信撲殺子

國朝虞信字尚忱沔陽人永樂中貢入胄監拜監察御史有直聲猶敦尚廉節取予之際一介不苟累官山東觀察使一屬吏餽其子金研受之置之案頭信忽見研訝曰適從何來爾父橐中無長物爾清白吏子胡爲金其研也亟述所自子跪以情告信怒曰墜我家聲者必癡兒也遂繫付獄吏以其事聞英宗命付信自治信竟撲殺此子

卷終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男 昌祚續輯

甥韓起龍校梓

狗曲 凡一十三

夫法不可以有狗也。狗之重則苛，苛則民殘。狗之輕則縱，縱則民幸。殘且幸，則民不畏法而畏吏。法斯壞矣。君陳之篇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夫君猶不可狗，况他人乎。輓近

仁獄類編 卷之二十

乙

直方堂

世昧天齊之義，失制中之宜。狗權勢以爲上下，視喜怒以爲重輕。有深文而入之者矣，有巧合而出之者矣。有微偵而合之者矣，有豫飶而迎之者矣。有陽請而奉之者矣，有陰諷而阿之者矣。官反內貨，惟來之不同。其于以狗曲則一也。呂刑曰：今往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罔察于獄之麗，若茲所述。固所謂罔察于獄之麗，而典獄者之所當懲者也。爰

彙狗曲

州黎上下手

楚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于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

溫舒事有勢

漢王溫舒爲人譴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仁獄類編一卷之二十。直方堂

張湯察上意

漢張湯爲廷尉，所治卽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所出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深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徃徃釋湯所言。

杜周善候伺

漢杜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

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

仲卿深文致

隋趙仲卿仁壽中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窮按之秀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爲能賞奴婢五十口黃金貳佰兩米粟伍千石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

直方堂

子絢徇后旨

唐來子絢武后時擢左臺監察御史語言蚩惡后倚以按獄多徇后旨故賜姓武字家臣旣誣雅州刺史劉行實兄弟謀反已誅掘夷先墓得遷遊擊將軍俄流死

利貞希奸臣

唐周利貞者亡其系武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語崔湜湜反以其計告三思五王貶湜勸速殺之以絕人望問誰可使以利貞對利貞湜內兄也

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矯殺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後敬讓以父寃。奏曰。周利貞。希奸臣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乃貶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賜死。

吉溫附林甫

唐吉溫。故酷吏子。性陰詭。諂附貴宦。若子姪事父。兄天寶間。調萬年尉。右相李林甫與李適之。張垆有隙。適之領兵部。而垆兄均爲侍郎。林甫密遣吏。隨其銓史。僞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御史雜治。仁獄類編。卷之三十一。四。一直方堂。

繫日情不得。使溫佐訊。溫分囚廷左右。中取二重囚。訊後舍。楚械榜掠。皆呻呼不勝。曰。公幸留死。請如牒。乃挺出。諸史迎懾其酷。及引前不訊。皆服。日中獄具。林甫以爲能。溫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林甫久當國。權焮天下。陰搆大獄。除不附已者。先引溫居門下。椎鍛詔獄。

崔器希帝旨

唐崔器。性陰刻。樂禍安祿山。陷京師。王官多重爲驅脅。二京平。器爲三司使。令王官陷賊者。悉入含

元庭中露首跣足待鞫。器既殘忍，希帝旨欲深文。繩下乃建議，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皆抵死。李現執奏，乃以六等定罪。多所原貸，帝曰：「朕幾爲器所誤，後病亟叩頭謝罪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我三日死。』」

若虛希輔國

唐毛若虛性殘鷲。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剽州縣間殺人。尉謝夷甫不勝怒，榜殺之。士妻訴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瑩窮治。獄久不具，詔中丞崔伯陽、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五、一直方堂與三司叅訊未決，乃使若虛按之。虛卽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爭甚力，貶嶺外。於是若虛權焰震朝廷，羣臣不得舒息。

安石違公議

宋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知州許遵讞之，當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司馬光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光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與故殺

可爲一邪。自文彥博以下，皆附光議。然卒從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

王文承風旨

國朝王文爲都御史，承聖太監王振風旨。時薛瑄爲大理少卿，有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文劾瑄得賄故庇死。獄詔逮至午門，會問瑄呼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瑄囚不服，問理詔，擢仁獄類編卷之二十

六 一直方堂

於市殺之。門人皆奔走，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厚，不預事。是日哭於樹下，振問何爲泣，曰：「聞今薛夫子將刑，故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備告其賢，振意解，傳詔赦之。繫錦衣衛獄，終不出。殺人以媚人。」

王宗載萬曆八年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安福御史劉公臺以建言忤宰輔黜，宗載承聖宰輔欲中臺危法，瞰臺與鄉人謝曜有隙，密帖吉安府推官陳紳訪報。時紳署安福縣印，卽諷曜誣奏臺。

下所司問宗載卽將臺捏擬誑賺人財計賊準竊盜論徒罪引故違指稱內外大小衙門官員名頭并各衙門打點使用名色誑賺財物發邊衛克軍臺父劉震龍奪封擬徒罄臺之家產不足完所誣贓於什一宗載遂於他犯斷追代臺完納臺起解竟死伍所宗載尋改左僉召入京後宰輔死言官論載等殘忍太甚殺人媚人得旨行撫按勘載

等俱伏法遣戍按江西巡撫曹大埜覆題本載會審得劉臺原招以指官誑騙坐擬

戍邊查謝耀原奏初無打點之說奏內條列過賊洗垢吹毛至為纖悉若果有打點一節原奏豈肯

仁獄類編 卷之二 七 一直方堂

遺之緣所奏事情罪俱不至邊遣故又於奏外誣捏以成其罪耳據陳紳供稱萬曆八年六月間王郁御史發下密帖一箇內稱謝耀前年要奏劉御史果有此事否作速訪報又巡按御史陳世寶密帖內稱安福地方事果否速查報據此則造意授指主使排陷宗載實為禍首特假手於陳紳借名於謝耀耳寬有正主罪有元謀天地鬼神昭鑿孔赫載雖百口無以自解矣又按宗載原批劉公誣招云劉臺所犯事情既經各官勘明情亦不枉但奏內毆死劉伯潢逼死劉端淑夫婦係于人命重情未經檢究止據親屬供稱病故恐有賈和情弊仰按察司再究明實世寶亦批劉臺情罪既經鞫問明實誠為不枉但查劉伯潢奏稱被臺毆死漫云病亡且未據檢勘該司再一檢究於此可見載等殺臺初心非止擬戍緣劉伯潢之親屬不肯認認故不得已而以邊遣殺之耳臺後得復官贈廕時論為之稱快云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一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男 昌祚續輯

甥韓起龍校梓

疑誤 凡一十八則

夫鄰子取疑于竊。鈇鄰父取猜于請築。事固有迹。然而情不然者。况獄情之微曖乎。往牒所載。情本虛也。而証則近實。事本枉也。而迹則涉真。將以爲非也。而公聽竝觀。則疑于是。將以爲是。

仁獄類編

卷之二十一

乙

直方堂

也。而市虎蚊雷。又疑于非。是故有行得而邑灾者矣。有魚網而鴻雁者矣。有城殃而池及者矣。有韓禍而趙嫁者矣。諸若此類。豈惟典獄者無由致詳。卽被枉者亦無以自白。豈惟當局者爲之眯目。卽旁觀者亦爲之怵心。苟非假以歲月。持以從容。而徒以疑似之見。致天齊之刑。其不至于枉民命而害良善者幾希。夫五娘之辟。莫須之寃。固千古之所甚恨也。典獄君子。誠能鑒往轍之覆。而不爲衆言之淆。持慎慮之從。而不

輕文罔之比。其於折疑之義庶矣乎。爰彙疑誤。
令狐運冤獄

唐令狐運爲東都留守。將逐賊出郊。其日有劫轉
運絹于道者。杜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爲之。乃令判
官穆員及從事張弘靖同鞫其事。員與弘靖皆以
運職在牙門。必不爲盜。抗請不案。亞不聽。而怒斥
員等。令親事將武金鞫之。金笞箠運從者十餘人。
一人笞死。九人不勝。掠自誣。竟無賊狀。亞具以聞。
請流運于嶺南。德宗令侍御史李元素刑部員外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一 直方堂
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覆案。運獄旣竟。明運迹
非行盜。以曾捕掠人于家。配流歸州。武金肆虐。作
威教人。通款配流建州。復歲餘。餘杭捕得劫轉運
絹賊郭郜成瞿曇等七人。及贓絹。詔令杜亞與留
臺同劾之。皆首服。然終不原運。運死于歸州。人士
冤之。

解囚得挾婦

宋嘉定間有少年曰徐達。巧黠而亡賴。聞一家將
嫁女。借持櫛具去。爲女開面。卽復謀爲婚筵茶酒。

嘉會日。達相事未終。輒不辭而去。約二惡少共竊女。昏時二少壁後墉外。達復入供事。至入更。女獨在室。突入急負之。奔至後垣。開門授二少。復閉門入。公出前門而去。乃趨往同挾女去。如飛。女羞怕。不能呼喚。俄而其家失婦。訝惑。一黠奴謂家掌茶。酒素亡賴。睥睨新人。殊似有姦態。因兩度不辭而去。可疑也。女父母亦言開面事。二家奴婢咸曰。渠本非伎藝人。直造姦耳。因俱入後巷追之。巷甚末。而無旁岐。二少見勢迫。棄女而逸。達獨持之行。無

計脫去。適道旁有井。遂擠女其中。衆既追及。達就執。訊之不伏。明旦上于縣。始吐實。與往檢覓。果得屍。然而男子也。達亦自怪。逮二少。至對同達。舅姑謂事由父母。又逮之。及媒人兩家鄰。交訊皆無可言。官不能決。榜召屍屬。亦終無認者。乃獨繫達。少數拷掠。竟無狀。居歲餘。官方引問達。適開封某縣解至。二囚一男一女。達回首見之。大駭。號叫久。昧女所在。此真是也。鬼邪官召前問之。始得其實。方女入甕。井不死。大呼求救。而追人得達。誼譁擁回。

不聞井中聲也。將曙有二男子井傍過。卽開封人同賈于松而歸。聞聲趨視。因以甲下井。肩女乙以布接出之。旣出。乙視女。忽念甲貧厚。因而戕之。有誰知者。顧獨得美婦。兼其貲。非計邪。遂下之石。甲斃焉。卽所出疑屍也。乙問女得故。曰。若當從我。逝矣。我開封富家。若幸爲我妾。而勿道實于我家人。不然。若爲人女。婦而逃逸。尚可返復。女婦乎。女懼從之。至乙家。甲家來問乙。甲耗乙言。分手于蘇州。女如乙戒。而乙婦極悍。毒女百端。女絕不能當。一

仁獄類編

卷之二十一

四

直學堂

日乙出。女謀諸鄰。嫗嫗言。若故無罪。特從誘脇。來何苦。忍如是。因導之奔訴于官。於是逮乙。與女解來審驗耳。令聞之。嘆息。回牒。正乙。誅而論。達少如法。還婦于先夫云。

捕寇得妓首

宋寶慶間。臨江蕭某。赴臨安。往來娼武。饒饒家。經年。所有盡喪。娼遂拒之。蕭不能給其僕。反爲娼家。使用。蕭大困逼。遂歸家。將家產盡賣。復往臨安。就蒸餅橋開典舖。不復往娼家矣。越三年。嘗有人持

布衫一領欲典錢五百者蕭止典三百其人云上舍在武賽賽家使錢不爭今日却較這二伯錢你帶行人還在武賽賽家你如今却不敢去了蕭感其言追憶前事心不能平夜攜提籠扣武賽賽門其僕啓關知是夕無客入見武賽賽叙間闕武方應聲蕭斷其頭以去僕亦遂逃蕭致其頭器中滿浸以油置卧榻下時提一觀之曰武賽賽你如今却識我了明日莫知踪跡兩廂吏議曰但有張四官人常往娼家乞覓不厭武賽賽亦拗性必其人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一
五一直方堂
殺之可尋張四官人觀其辭色縱不是且將去展限遂得張解官付獄推勘張不勝拷掠乃誣服焉稱刀與武賽賽頭棄海中遂絞于市年餘有寇入蕭室蕭驚捕寇忽巡牌者至寇已逃矣巡牌者見牀下器中乃武賽賽頭也明日捕蕭鞫之具得其情遂伏辜仍斬兩廂吏以償張命獄官亦定罪有差

樊舍首誤殺

宋寶慶間建寧府樊上舍處太學時與左藏庫前

文節級妻往來。文罔知也。節級嘗飲酒肆。密聞鄰座有人相語云。此間內藏庫前。文節級妻可觀。樊上舍往來其家三年矣。每節級五日一次上宿。則上舍必宿其家。文聽樊字未明。泯其說。及當直宿。覓人替之。至夜三更時歸家。急拳門。其妻語上舍曰。吾與爾往來三年無知者。夫今歸無所逃矣。遂就牀頭取鬼頭刀授之。曰。我與爾俱出。我開門。爾卽殺之。及開門。天黑不辨人。上舍揮刀誤中其妻。遂逃去。文呼報四鄰。鄰曰。適不聞他人聲。且刀從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一
六 直方堂

何來。我等何由知之。置文于獄。遂誣伏。明日赴市。就刑。樊上舍見犯由上寫文節級殺妻事。遂出街語。文節級云。你妻是我殺了。奈何更要你償命邪。卽到官自首。免死罪。編管本州。

鄰婦證僞姦

宋景定間。福建張氏欲嫁女。有里中不檢少年。聞其茶湯擔有玻瓈盃。先一夕詐飾爲婦人。隨女伴入。欲盜之。被執。極其拷掠。先有鄰婦每事女沐浴。見女僻處有雙痣相聯。少年平素詢知之。因是赴

官陳云元與女私前後騙取其物若干官追女出對皆無實狀少年指僻處雙痣爲證女愧無辭驗之果然將擬罪鄰婦赴官陳告少年遂伏辜焉

疑獄多寃死

元延祐初祭酒宋本記工獄有曰京師小本局木工數百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不睦不往來者半歲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家和解之暮醉各散去工婦素淫與所私者謀戕良人以其醉于讐家而反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

仁獄類編

卷之三十一

七

直方堂

有土塲中空乃啓塲磚割屍爲四五始容焉復磚如故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之也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榜掠不勝遂自誣伏婦發喪成服修佛事哭盡哀院詰屍處工長誣曰棄塚中責仵作一人索之塚弗得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期十日得屍不得再期七日又不得再期五日期三日俱不得仵作被笞無已相謀別殺人以應命暮至水傍一翁騎驢渡橋乃擠墮水中死之從驢去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

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招魂塚上脫笄珥具棺葬之獄遂成案上未報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日有負驢皮道中者宛然其家所畜奪而披視皮血未燥執訴于邑亦以鞫訊慘酷自誣劫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亦庾死獄中矣歲餘前長奏下縛狴犴衆工隨而譟雖皆憤其寃而不能爲之明工長竟斬之衆工愈哀嘆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乃聚交鈔伯錠置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物初工婦每修佛事則丐者至至求供飯有一偷兒亦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兒將盜他人家物時尚蚤旣熟婦門乃暗中依其垣屋以待迫鍾時忽醉者踉蹌入工婦家甚怒將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旣睡婦微淬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塌下二歲餘矣吾夫尚不知腐盡否今乃又虐我也嘆息飲泣者久之偷兒立于墉外聽記甚悉明日入局中號于衆曰吾已得某工死狀矣速付我鈔衆工遙隨偷兒以往兒佯

被酒入婦舍挑之婦大罵詈鄰居皆不平將毆之
偷兒遽至土塌扳磚作欲擊之狀則屍見矣衆工
突入捉婦送官婦遂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審
壕中死人何從來作欵伏擠騎驢翁墮水工婦
與作及所私者磔于市先斷工長死罪官吏皆
廢棄終身官以庾死者事若再發則官吏又有得
罪者數人遂寢之宋子曰工之死當坐婦與所私
者二人耳乃牽連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殷也木工
解仇而被殺作逃笞而得死負驢皮而死于桎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一

九 直方堂

磕傷伏毆死

元吳人高伯厚云元統間某吏杭東北錄事一日
有部民某甲與某乙鬪毆云某甲之母勸解被某
乙用木棒就腦後一擊仆地而死適某承該檢驗
腦骨唇齒皆有重傷某乙招伏繫獄經二載遇赦
以非謀殺合宥既得釋放來致謝因言與某甲鬪
毆時其母來勸力牽其子之裾手脫仰跌自磕其
腦昏絕在地鄰里用剪刀挑母唇齒灌藥不甦乃

死故腦唇有傷實未嘗持棒擊之也某問何爲招
伏某乙言倉皇之際唯恐籠楚但欲招承償命弗
暇計也鄰里見我已招遂皆不復言矣吁今之鞫
獄者不欲研窮磨究務在廣陳刑具以張施厥威
或有以衷曲告訴者輒復呵喝震怒略不之恤從
而隸吏輩奉承上意拷掠鍛鍊靡所不至其不置
人于冤枉者鮮矣聞伯厚之言寧不知懼乎

掃瓦得金鏡

元木八刺字西瑛西域人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

仁獄類編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直方堂

小金鏡刺腐肉將入口門外有客至西瑛出肅客
妻不及啖置器中起去治茶比回無覓金鏡處時
一小婢在側執作意其竊取拷問萬端終無認詞
竟至墮命歲餘召匠者整屋掃瓦甓積垢忽一物
落地有聲取視之乃向所失鏡也與腐骨二塊同
墜原其所以必是貓來偷肉故帶而去婢偶不及
見而舍寃以死哀哉

髯客負箬籠

袁州萍鄉民張姓者娶嶺南周氏女爲妻周氏歸

寧張遣其弟候之。至嶺中妻倦少息。弟先抱孩以歸。久而妻不至。張與其弟同至息處。無有也。復至周宅。亦不見。周同壻張復登嶺尋訪。則婦死于叢林中。且無首矣。周紐其弟赴官。疑弟欲濫之。不從。殺之以滅口。弟遂誣服官。勒都官索頭與刃。都官解頭與刃。即將弟已處死矣。踰年張之鄰人遇婦于建康旅邸。相視駭愕。少焉同炊。鄰告以故。婦泣曰。冤哉。彼時坐嶺上。時有一髯客擔箬籠上山。四顧無人。拔刀脇取我衣服與鞋。喚出籠中一婦人。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一 一直方堂

衣之。斷其頭致籠中。推其屍于林內。令我入籠中。負擔以行。到此矣。未幾髯客歸。二鄰人紐之聞官。卽承準無詞。申刑部取旨。髯客處死。以款司償其弟命。州縣吏各黥籍。邑宰郡司理檢覆官皆降罷。二鄰人給元告補覓身賞。妻歸夫家。先都官迫于官司。盜開他人棺取婦人頭。申解亦處死。

丁四官人事

國朝陝西某氏有婦與小姑。春月在圃中作鞦韆。戲圃前矮垣外。臨官道。有美少年走馬牆外。駐而

寓目二女瞥見之皆興感慕因問侍婢識此郎否
婢令人物色之報云丁四官人也此郎固不知少
之自去明日鄰嫗來與二女周旋久之頗言小娘
昨見丁四官人乎女以爲得其情頰發頰嫗曰無
庸我諱此來正爲丁郎耳郎昨睹芳儀固深傾注
二女稍問郎踪跡嫗盛稱其美嫗見小姑有動意
入其寢識其戶徑去入夜女滅燭不寐若有所伺
宵深忽一郎踰墻而入暗中卽闖女房女誰何之
小語曰我丁四官人也女默然攜手入就寢未明

仁獄類編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一直方堂

而逝初不睹其面也次夕復至亦在暗中相處荏
苒數月一日女以事適外氏且久未返兄嫂遷寢
其室亦滅燭而寐郎來見扃戶毀窻而入遽登牀
捫女得駢首枕上卽取所佩刀斷雙首而去詰旦
家人入視見之不審何故直以盜聞于官緝捕無
狀後至一上官錄之因沉思良久謂翁媪曰若子
婦故居此室邪翁媪言故爲女室斯夕偶雙宿耳
上官命逮女至訊之卽承與丁四官人通逮丁至
詞之愕然無答女言前事丁亦惘然曰是日從墻

外偶駐雖見鞦韆事初無謀念小玩而過其後事略不知也顧安得繆妄若此官猶以爲詐問識之乎女言每來輒在暗中初不及旦固不識也官更沉慮因逮姬掠之姬乃不能諱初二女偶語時姬伏鄰壁聞之因宛轉以屬其子耳捕子至卽具伏言久與女私甚密是夕見其閉戶疑有他也因襲之果與男子竝寢遂戕之耳不知其非女也於是各正其辟

邊其揭捕文

仁獄類編

卷之二十一

三

直方堂

開封屠戶胡某婦素不潔胡及舅姑日加笞罵一日出汲不歸胡訴之官適安業坊中有婦人屍在笮井中者官司召胡認之曰吾婦一足無小指此屍足指全非吾婦也婦父母素怨胡氏及索辯而乃抱屍哭曰此吾女也久失愛舅姑是必撻死置井中以逃罪耳時暑月不三二日屍已潰壞權瘞城外胡氏被獄拷遂自誣伏事上刑部國朝之法歲遣使審覆諸路刑獄是歲刑部郎中邊其來開封視成案卽知寃濫謂宣慰使安文玉曰是婦不

死安執不肯改其乃令人徧閱各城門所揭諸人
捕亡文字內有賈胡逃婢一人情狀與屍狀正同
蓋迷其所寓正胥井處也賈胡已他適矣於是使
人訪故瘞屍者令求原屍所在以辨真僞瘞者出
曹門涉河東畔指一新塚曰此是也發之乃一男
子屍瘞者曰方埋時盛夏河水方漲此輩病涉棄
屍水中矣辯男子屍乃以青鬋總髮必江淮新虜
訊之果然安雖心知其冤以未得逃婦不肯釋胡
氏會開封故吏徐沼州一僕于迂妓中得胡氏婦
問之乃出汲而淫奔于人轉售娼家其事乃白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一

十四

直方堂

急捕濫冤丐

宣歙間有強盜夜殺一行旅棄屍道上攜其首去
將曉一人繼至而踐其血急走避之尋被追捕繫
獄半年不決有司欲得首結案乃嚴督里胥通行
搜索會一丐者病卧窖中卽斬以應命囚亦久厭
拷掠遂伏誅後半年強盜始敗于儀真獄成驗所
斬首乃莖于歙縣界彼里胥之濫殺與平民之枉
死皆緣有司急於得首以結案也然則追責贓證

可不審謹乎

陳青釋濕履

江西臨江王三郎起瞰江樓以居其妻姜凭欄食果偶核投舟中少年之巾少年舉首意婦人挑已及暮行人其家聞無人聲隨復登舟覺濕其履置竈焙乾是夜王三郎歸見其妻殺死血流盈地且集鄰里視血蹤直至舟中遂執少年付司理推問少年不復自明誣伏焉但不見婦人履及刃有獄吏指近江亭牌子似有物視之履與刃也欵成有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一
王五一直方堂

吏陳青者疑之請假歸早行江上王之鄰婦問前獄陳答云已將舟中少年正刑矣嫗啞然曰冤哉正犯者某獄吏也青密以告司理鞠獄吏得其情少年得釋獄吏處死

于王二公冤

于忠愍謙王殿學文臨刑時以迎立外藩之故文稱冤謙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辨之時印綬尚寶諸內官聞之檢閱各王府符俱在獨無翼王府者衆皆危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內官云

嘗記宣德間老孃孃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宮人某尚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云云是宣廟賓天時老孃孃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欲詔及襄王取入後以三楊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暝閣中老孃孃張太后也於是啓太后求之果得某處蓋以積塵埋沒寸餘矣此老闍老嫗不存則典守之死于寃者亦有之矣其後英宗悟二人之寃而悔者此也斷大獄者可不慎哉

庖人幾誤死

仁獄類編入卷之二十一

六一 直方堂

成化中南郊事竣徹器後亡一金甌有庖人侍其處咸謂其竊之何疑告捕繫獄拷掠不堪竟誣伏索其贓無以爲對迫之謾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覓之不獲然猶繫之將斃焉俄盜以甌係金系繫于市市人疑之執于官乃衛士也云旣竊之遽無以藏遂瘞之壇前只捩取系耳官與俱去發地得之乃密比庖人指處相去數寸而已或前發土微廣則庖人糞粉矣訊獄亦誠難哉

李之周守邵武有士人劉惟正女嫁龔默七月生子默父應祥以爲先孕出婦已三載女舅父金指揮子與維正有郤遂誣訟于郡謂女孕出維正維正默應祥皆諸生廩于庠蒙羞無以自解李心亦疑之偶讀石室秘藏中載有七月生子事出以示諸人於是羣疑盡釋女寃得白

寃死荷花兒

萬曆戊寅周皇親家有喪盜乘冗入殺皇親取財去出門故呼曰周皇親被荷花兒殺死矣邏卒入

仁獄類編

卷之二十一

七

一直方堂

視果見屍一僕爲廚役一婢荷花兒在傍明日以聞于法司言狀如此荷花兒因受虐刑備極楚毒誣服謂已與某某姦殺主取財爲逃計捕某某不得竟坐罪凌遲六月行刑其時荷花兒哀語劊子曰兒是寃死幸相念先死我而後嚙肉可也劊子不聽竟如法肉盡兒猶語曰我必取汝越三日是人坐順城門外麪舖忽大叫曰荷花兒撻我七孔血流死實殺皇親爲市中賣瓜子炒豆無賴細民朱腦瓜等十一人而歸罪婢以緩已捕故呼語如

此諸賊因叢淫一瞽婦久之爭姦瞽婦不勝其艱語洩腦瓜等皆被繫吐實餘賊凶刃皆得罪死時刑部尚書翁見海及司官皆被劾罷

謀殺潘四獄

潘四文揚者烏程潘仲驂之子也萬曆戊子攜寵婢春桃及一老僕赴南京坐監舟次姑蘇買妾李氏復買僕朱廷陳堂及廷之妻金堂之妻瞿供事同行朱廷者故太倉凌尚書所逐僕也素不良于行途次欲私春桃而不得春桃亦數以目挑之比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一 一直方堂

抵京則內外扃嚴益不可得文揚性刻薄日食人米一溢或出外鑰戶則溢米亦不可得堂等亦俱有怨言文揚每夜宿則金瞿二婢夜輪入直堂乃與廷謀屬一婢通計春桃寘毒菜內文揚食菜不堪嚼吐去乃復謀夜入廷門隙伺文揚酒酣令春桃揉腹春桃以手抉其陰廷與直宿瞿自後絞之頃刻斃脇李以刃使不得出聲廷乃負春桃酣寢樓上次早詐言文揚暴疾遣老僕還取資斧僕求書則以煩悶對老僕既去堂等卽室內掘地爲塊

納文揚屍其中。以土覆之。盡拵其資。顧輿輿諸婦。若往某處遊踏者。鑰戶以行。遂逸去。逾月。居停者見久出不還。聞之城。遣弓兵同往。啓戶驗焉。則穢氣自室中出。時老僕適取資斧還。官遂繫之。令伴作發地得屍。老僕見露指號哭曰。此四官指也。既伴作謬曰。似是一女人。老僕則又曰。必春桃也。蓋文揚雖內寬。然有小犯。輒鞭撻不少貸。故老僕遂疑爲春桃之屍。驗官信之。遂真以爲文揚。撻死春桃挈家遠逸矣。乃繫老僕送刑部獄。移文遠近。搜捕文揚時。文揚季父督河道。從兄令溧水官俱遣人緝之。無有也。乃嚴檄湖州督其父仲驂必獲。仲驂曰。兒撻殺婢不至死。何匿爲疑。有變。四出人密訪之。久之。陸平湖長刑部下。有司覆屍及發棺。則又男子軀也。而闕數指。驗官駭愕。具以聞。陸公乃檄四司屬往視埋屍故室。取其土。飾之。得數指。骨合焉。無幾。廷等及春桃李氏亦相次緝獲。蓋廷等逸後。至江渚。廷攜春桃堂。攜李氏。各詐稱監生。歷滿回家。賃舟各別。堂尋以李氏嫁徽商爲妾。春桃

則轉賣爲娼矣。廷婦金亦不能過活。且與某人爲婦矣。數人者或逸金華。或匿松江。或匿某地某地。俱同時而獲。異哉。然非有潘氏之財力。則亦不能設重購以冀諸人之必得也。獄具。乃論春桃廷堂瞿氏以殺主金氏以不與謀得末減。李氏給潘氏子領歸。此事余在銀臺及刑戶部時。凡數次審錄。春桃等俱無異言。且歷歷訴其謀死之狀不少。諱而好事者猶倡爲浮言。謂前檢爲真。後檢爲賄。至爲之語曰。潘都堂錢神廣大。移生作死。陸尚書佛法無邊。轉女爲男。嗟夫人之澆訛。一至此哉。南畿俗浮薄。每一獄起。輒倡爲浮言。以搖問官。當事者若不之察。信流言以出入人罪。其不爲文揚之枉死者幾希矣。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二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男 昌祚續輯

甥韓起龍校梓

欺弊 凡十三則

蓋世之欺弊者莫獄吏尚矣工掩覆以爲巧襲
譎張以爲幻僞而出之以誠比而示之以拂本
欲有所私也懼其不吾從而故以公事嘗之人
知彼之從吾之公而不知其陰中吾之私也本
仁獄類編 卷之二十二 直方堂
欲有所縱也懼其不吾順而故以重比餽之人
知彼之違吾之重而不知其寔入吾之縱也本
欲有所出也而以出計售矣俄而欲入之焉則
又謂出者之計失也而以左道入之人知彼之
從吾之入而不知出入惟吾操縱也本欲有所
難也而以難畫中矣俄而欲易之焉則又謂難
者之術迂也而以易畫投之人知彼之從吾之
易而不知難易惟吾憎喜也鼓雌黃于唇吻之
間操予奪于點畫之內蓋欺以其方卽殺人之

詐子產有所不能知况非子產者乎嗟夫情僞
難窮一誠可照彼昏不知者君子固以爲闇而
察見淵魚者君子亦謂之不祥吾無爲其闇又
無爲其不祥則幾乎全爰彙欺弊

莊生論楚赦

陶朱公中子殺人囚于楚朱公遣其長男爲一封
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
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旣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
楚莊生家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
仁獄類編 卷之三十一 直方堂
矣慎無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旣去不過莊
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用事者莊生間時
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于楚楚王素信莊
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
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
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
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
男以爲赦弟固當出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
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

初爲事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
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
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
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
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
賂王左右故王非能爲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
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
子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

包拯受吏欺

仁獄類編 卷之二十一

三 直方堂

宋包拯知開封有犯杖脊徒罪者吏受財與之約
曰今見尹須使我責狀汝但號呼自辨我當與汝
寬罪各受杖決旣而引責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
入大聲呼之曰如何只受脊杖出去拯惡吏招權
捽吏杖之特寬囚罪從杖公止知以此折吏勢不
知乃爲所賣也

張杓中囚計

宋建康溧陽氏民同日殺人皆繫獄獄具以囚上
府亦同日就道二囚時相與語監者不虞也夕宿

邸舍甲謂乙曰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顧事
適同日計亦有可爲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君
到府第稱冤悉以誘我我當兼任之等死耳幸而
脫君家素溫爲我養母終其身則吾死爲不徒死
矣乙欣然許之時張定叟杓尚書知府事號稱嚴
明囚旣至皆呼使前問之及乙則曰某實不殺某
人殺之者亦甲也張駭異使竟其說曰甲已殺某
人旣逸出其家不知爲甲所殺也平日與某有隙
遂以聞于官已而甲又殺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
明官闇而吏欺故冤不得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
乙言立破械縱之一縣大驚甲旣論死官吏皆坐
失入抵罪而張終不悟

伏氣能不食

宋尚書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時有班行犯罪下獄
按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
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
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蓋彼善伏氣以物塞
鼻則氣結不通是以自服

尺牘告訐習

宋陳升之知諫院時俗好藏去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也

請禁止之

升之初名旭

閩人食野葛

宋王臻知福州時閩人欲報讐或先食野葛而後鬪卽死遂誣告于官臻問所傷果致命邪吏曰傷不甚也臻以爲疑反訊告者乃得其實

梅妻毀刑具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二 五 直方堂
宋時有王梅者好酒其妻不潔欲圖梅以快私梅與族叔錯素讐相絕適鄉人社會梅家各醉散入夜梅忽死于碎甕間錯聞往視之亟還妻懼錯或許發謀于所私者遂誣錯挾讐乘梅醉跌殺之有司逮錯與梅妻訊鞫凡刑加梅妻刑具輒毀加錯不毀有司疑其妻冤益拷錯不勝遂誣服尋上官讞獄改錯戍邊每遇雷雨必焚香籲天後梅妻頸生惡瘡以死所私者亦因別姦被重典蓋妻故碎甕擠梅于上刃其頸初謀詭稱醉跌觸甕死適

錯往視遂以其讐誣之則易信且滅所忌也刑具則所私賂吏卒夾棍等鐵異新故繩索異麻草堅朽相懸絕用惑有司云夫情僞曖昧其變千狀姦惡不足異也明慎其可忽邪且天人之際亦嚴矣

增畫得陞薦

宋程史載先君之客耿道夫爲余言其姻張氏淳熙間尉廣之增城有黠盜劉花五者聚黨剽掠官司名捕累載弗獲一日有告在鄰邑之境氏家者民素豪枳關環溪畜大獐警吏莫敢闖其藩張欲躬捕弓級陳某者奮而前曰是危道不煩親行我得三十人饒取之使之往信宿而得鞫其橐侶凡十餘輩散跡所往咸繫而來贓證具以告縣於法應賞矣先是張以他事忤令盜之至令訊爰書以實言府張以非馬前捕不應今將論報張乃知之祈之椽史咸曰案已具府視縣辭而已事且奏不容增府尹適知已又祈之亦弗得自分絕望又一年秩滿置舟如京過韶因謁憲臺坐謁次有它客縱譚一尉事適相類漫告之客曰是不可爲然於

法情理克虐嘗懸購者雖非躬獲亦當免試或循
資盍試請一公移儻可用張方慮關陞薦削不及
格聞之大喜遂白之憲憲命以成案錄爲據付之
至臨安果以初筮無舉員當入殘零張良窘偶思
有此據以示部胥胥視之色動曰伺我一昔得與
同曹議居二日來邀張至酒家劇飲中席謂之曰
君欲改秩乎張錯愕不敢謂然胥曰我不與君劇
君能信我事且立辨詰所以笑不答遂去明日復
至其邸張疑未泮出謀之道夫道夫曰胥好駭詡
仁獄類編 卷之三十一 七 直方堂

志於得錢然亦有能了事者不可信亦不可却盍
爲質而要其成張歸胥又來則曰君不深信我我
請毋持錢去事成乃見歸許諾索緡二千酬酢竟
日以千緡成約張貸其半千道夫同緘識于伯東
周氏兩月不復來顧以爲妄相與深咎輕信徒取
禍日忽夜三鼓有叩門者乃胥焉喜見眉睫曰幸
不辱命文書銜袖取視之則名登于進卷矣張大
駭且質之左銓良是三代爵里皆無譌又扣之省
闈亦然以爲自天而下然終莫測其由也欣然昇

謝貲又厚以饋而問其故胥不肯泄曰君第訖事
何庸知我旣而班見如彛得宰福之宋福去亦自
悶不言惟道夫知之先君爲侍左郎道夫在館因
密訪其事蓋胥初得憲司據見所書功閱皆曰增
城尉司弓級陳某獲若干盜因不告人夜致之家
于每司字增其左畫曰同則如格矣筆勢襍纖無
少異同列不之覺徵案故府胥亦隨而增之但時
矯它曹夤緣之命促其行委曲遮護徒以欲速告
迄不下元處而賞遂行刻木輩舞文顧琳謝乃其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一
八一直琳謝乃其

常蓋未有若此者以此知四選靈積蓋不可勝算

司衡綜者可不謹哉

臨安我來也

宋趙師昇尹臨安時有黠賊每盜人家必以粉書
壁曰我來也嚴捕久不獲而我來也之名喧傳都
邑一日所屬捕至一賊云卽是我來也鞫鞫不成
且無賊證其人久淹獄底謂獄卒曰我固嘗爲盜
却非是我來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稍疎刑具
有白拾藏保叔塔上可往取之卒疑其給已

賊曰無疑但往寺作少緣事托點塔燈盤桓其上
便可覓矣卒始試往果得金大喜入獄以酒肉犒
賊越數日又曰有酒器一甕實侍郎橋下若令家
人以藍盛衣洗橋畔取甕置藍覆以衣可得也卒
又試往所得愈多復以酒肉相犒卒雖喜得財而
未測賊意一夜賊謂卒曰欲暫出四更當復來決
不爾累卒甚難之賊曰我固不負你設負你不來
則我所遺足爲爾失囚配罪之費有餘矣苟不從
後生吝無及也卒懼不得已遂縱之去坐以俟之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一
九一直方堂

憂念間聞簷瓦聲賊已躍下卒甚喜復桎梏之甫
旦張循王府告云夜被盜府門上書我來也三字
趙尹撫案大驚曰幾誤此獄宜乎勘鞫不成也遂
以犯夜律杖出之獄卒歸其妻曰昨半夜後聞叩
門聲開視之一人以二衣囊擲戶內而去卒驚取
視皆黃白物也乃悟其夜賊盜張府之物以爲賂
耳賊竟逃命而趙尹終莫知其奸也

乳頭煉指術

國朝南京城外僻地有婦人探親獨行一髡遙尾

之至迥寂處迫而調之始以好語不從繼以財賄
又不從繼以威脇拔刃撼之懼而從焉既復謂婦
我欲看爾雙乳卽推仆篋中踞坐其體取囊間
利刃割取兩乳頭裹藏而去婦痛絕而蘇適兵馬
巡邏過之見婦仰卧道側口不能言但指胸臆間
又指賊去路官知其故亟令追之不遠獲焉乃以
抵罪扣其割乳乃將爲煉指之用蓋剝乳頭之皮
包于指上復以藥粘牢燒之內肉了無與也凡燃
指煉燈刺血之類蓋皆有術而此事亦可備訊鞫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一
十一 直方堂

之一知

土官掩飭計

黃玠思明府土官景泰間以功屢陞廣西都指揮
乃謀奪其嫡兄知府黃瑄祖職密遣刺客殺瑄等
一家次日佯爲聞變也者往赴屍所痛哭而又故
爲捕盜狀以自掩飾未久事覺廣西撫按按治之
當死玠計無可免度 上欲易故太子未有其端
於是詣闕上疏言父有天下傳諸子古今通義陛
下紹大統數年于茲而青宮震器猶然未正非所

以崇大本定大計此在遠夷尚且日夜冀儲位早
端而况中國臣民乎願幸留意 上久萌此念憚
公議未發覽珖疏大喜遂命中官持示內閣仍賜
內閣陳循等各金五十兩銀一伯兩以關其口遂
定議易 英廟所立故太子而自立其子爲太子
舉朝陞賞無數尚書王直嘆曰嗟嗟此何等事乃
出西南夷罪纍纍日其如辱宗廟何珖會赦復職尋
陞都督後 英廟復辟珖仰藥死剖棺鞭屍其子
政等皆伏誅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二

十一 直方堂

賊 賊苦腦子

杜宏字淵之河南臨潁人弘治庚戌進士爲阜城
令時北方常有羣盜共謀殺人以誣人求賄謂之
賊苦腦子又曰打清水網宏廉知其事會有數商
人來邑中與人交易而鬪明日其徒一人死逆旅
中宏遣坊甲追捕頃之一人至庭牽二駿馬鞍勒
皆飾以銀出符以示宏指符中姓名曰張鑑卽我
張慶卽今死者吾弟也我張都御史從子鬻醪淮
上索逋直來此昨令吾弟出外以黃金易錢與人

鬪而死耳宏使人檢其橐有新衣數事詰其餘貲
安在曰吾所挾銀途中遇盜劫去矣宏笑曰爾詐
也銀且被劫安得黃金獨存又餘美衣駿馬邪其
人詞窮色動欲逸宏乃繫其馬封其橐使卒守之
適景州逸他盜邏者獲一人自言我商也有同侶
在阜城與人鬪而死我避官府來此耳州吏移文
至阜城驗之宏得之甚喜乃移景州并逮其人至
嚴刑訊之盜皆具伏曰某實殺人求賄者于某地
殺某于某地又殺某計凡殺九人今死者非吾弟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二
世一直方堂

也乃途中行丐者吾衣食之令飼馬復令其與人
交易而鬪乃殺之耳宏猶恐有遺情復再三訊之
中一人楊傑始吐實曰初與交易者鬪乃傑也非
死者也傑五人于此夜殺飼馬者傑恐鬪者識我
卽逃往景州耳宏乃具白巡撫大臣下屬郡覆盜
所陳往事皆符合遂聞于上內批爲首者凌遲處
死爲從者斬梟首示衆仍著爲令遠近稱快焉

銓曹吏舞文

枝山野記有進士林廷美者閩人儀貌頗偉 上

欲俾近侍問其貫籍林以鄉音對 上嫌之乃擬
爲某部官林退數步復召回曰蠻子也沒福卽改
爲山東某州知州凡二任會有朝旨有司繁劇地
陞一級林時在京師三司以下皆保奏林知州係
繁劇林當準勅時程襄毅公信謂林曰公必與駿
典然亦應稍通人事林曰我何爲爾程曰官不須
爾當承胥輩一語無傷林亦不從一日倚部門吏
出揖曰公某州使君乎林曰然吏曰公在陞格可
賀矣林曰然吏曰某當承效殷勤公少顧之乎林
曰否吏白再三林曰吾有銀五錢爲日費姑以饋
爾吏欲十兩林不答去吏明日抱文書曰所司言
某州保結恐三司失實異時連坐官曰奈何吏曰
當更行下軍衛具保結狀亦可林知之窘矣問之
吏吏曰公亦問我乎今欲集事反手耳第予我金
然當倍之林予之十金吏曰公高枕旅邸以伺新
命候有帖子召公當來越二日果然蓋吏又白公
移文往返應得半歲期恐違朝廷一時恩典官曰
奈何吏曰今當州有操兵數伯在京或令具一結

狀則事可速白兼獲其事實官曰然吏卽行牒移
軍具狀如式林遂得如格舞文輩入賂市權如此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二終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二

古

直方堂

